

安小悠:我的文字是另一个我

百姓写手逐梦文学系列

□本报记者 谭艺君

她是“80后”，一个两岁半男孩的母亲。她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。她纤瘦，像一株柔弱又坚强的植物，在生活的四季美丽而生动地生长。

安小悠，本名钮丽霞，市开源集团员工。工作时，她是繁忙的，一周工作六天，写文案、拍照片、做网站，甚至贴宣传海报、拔草……心无旁骛。因为爱人在外地工作，她只能把年幼的儿子送到农村的婆婆家，每周回去看望他一次。忙完一天工作，带着疲惫和对儿子的思念、对生活的敏锐感悟，她坐在灯下，打开电脑，灵感如清泉一样汨汨流淌，沃灌文字，使它们长成一株株葱茏的植物，在平淡的岁月里摇曳生姿。

“我不是作家，写作不是我生活的全部，但是，我的生活却不能没有它。”她说。

15岁那年，她在本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《永远的微笑》。那篇文章除了在她所在的学校——郾城区龙城镇一中引起不小的轰动，她家所在的小村庄里也妇孺皆知。正是从那时起，文学梦像一粒种子，破土萌芽，在年少的心灵里疯狂生长，她读书、写作，夏天咬着手电筒躲在毛巾被里读三毛、读席慕容……她的文笔突飞猛进，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，也有了几个铁粉，可是却视力受损。有一段时间，她看不见书上的字，母亲带她去医院，医生严厉地警告她说，如果你再不爱护眼睛，你会瞎。那时她还不到18岁。

高中毕业后她考上福建师范大学。大学校园里，高大的凤凰树绽放火红的花朵，每一朵都点燃着她的写作激情；茂盛的榕树携长长的胡须，每一根都变成她的写作脉络；芒果如铜铃般，每一个都敲响她的灵感，她的散文和诗歌经常在校刊和当地报纸《海峡都市报》上发表。



大学毕业后，回到漯河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她穿行在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她关心沙澧大地上每一棵树的生长、每一棵草的萌芽、每一朵花的盛开，而她的文字也生长成一株株迷人的植物，给心灵带来葱茏的绿荫。

“我是一个对事三分钟热度的人，唯有写作坚持至今，它是另一个我，是我的灵魂，我们将永远在一起。”小悠说。每个人的文字都和本人有着共同的气质。小悠的文字，带着迷人的草木气质，在岁月里静静散发清香。

从诗里走出的植物

爱上多肉，是从它们的名字开始：玉露、生石花、情人泪、子持莲华、花月夜、初恋、白鸟等，很文艺，仿佛稍一用力，就能掐出一首诗来。春天，我和同事从文化路花卉市场买了一盆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沉醉在多肉的世界不能自拔。直到整个阳台都被它们侵占。

养多肉，更像是在养一首诗，它们像是从诗里走出来的，或者说，它们是诗的植物化。

玉露

玉露多肉里算是比较珍贵的，它通体翠绿，晶莹，或许是在瑶池里洗过，莫名就带着仙气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，或者我更愿意相信，它是织女的一滴泪，落入人间，化身成玉露。

小学二年级，从床底的皮箱里翻出一本书，书里夹了很多纸剪的鞋样。书是母亲的，鞋样是外婆留给母亲的。那个年代已经不做鞋了，这些鞋样母亲视若珍宝，是留着对外婆的一份念想。书本很厚，集结了中国各种传说及神话故事，其中一篇是牛郎织女的传说。那时根本不知何为爱情，看到王母娘娘用金钗划出银河将他们永隔，我的泪滴在书上。

那应该算是我为爱情流的第一滴眼泪。自此，我对喜鹊和耕牛也萌生莫名好感。以后很多年，每逢仲夏，我躺在房顶看星星时，总在寻找牛郎织女星。其实我不懂星象，却总希望他们是夜空中挨得最近的两颗。或许最纯洁的爱，就像玉露一样，透明无暇。

生石花

生石花很小，只有两瓣，色泽像石，种在盆里，不仔细看，还真像散在土上的小石头。如果养得好，她能开出鲜艳的花儿，就像石缝里花开，美得不像话。当初我跑遍漯河的花卉市场，都没买到生石花。当我兴致勃勃准备网购时，同事说：“你要买屁股花吗？”“什么屁股花，人家叫生石花好不好？”我当时就气炸了。直到在淘宝搜索到铺天盖地的“生石花，又名屁股花”，我真是又心疼又难过。但在我心里，它只有一个名字：生石花。

“君当作磐石，妾当作蒲草，蒲草韧如丝，磐石无转移。”最初认识这首诗是在《还珠格格》里，当小燕子在皇上面前抖出真相时，紫薇跪在地上说：“蒲草韧如丝，磐石是不是无转移？”我们且不去评说乾隆的滥情，那个在大明湖畔等了一辈子的女子，已在琼瑶笔下美成了一朵生石花。

后来读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刘兰芝和焦仲卿为爱殉情，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。在封建时代，爱情被牢牢

锁住，不得挣脱。他们唯有为爱而死，或许不能像梁祝那样化身成蝶，翩跹花间，却可以化成两朵生石花，在河边、在山涧甚至沙漠里，美出自己的样子。

子持莲华

子持莲华繁殖很快，只要有阳光，它就能展开叶片，层层叠叠，像散下来的绿莲，有种繁盛、清冷的美。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《诗经》中最喜欢这句。生死离别时，我曾对你许下诺言，愿意牵着你的手，和你一起老去。

这句话曾在日记本的扉页上被隆重写过，作为对爱情最初的信仰。情窦初开的岁月，我们都曾有这样一个白头偕老的人，在身边或心里。只不过最后大多都散了，我并没有和你白头。爱情不能染上太多俗世烟尘，可我们却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上仙，所以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。谁又能说，这后来萌发的莲花，美不过最初的那一朵？

花月夜

花月夜是王同学送我的，那天从电影院出来，走到交通路上，路边有个卖花姑娘，他就买了三盆送我，其中一盆就是花月夜。我把它放在阳台上最接近月光的地方，每每看它，眼前总会浮现那个浸润着一身江南烟雨的男子。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一年一度的春花秋月不知勾起他多少往事？他捧着一颗诗人的心，却又注定帝王的宿命，故国沦丧，娥皇病故，他的眼睛像微风拂过的湖面，时而荡漾起一抹碧水的青光，时而暗淡出一片夜空的清寂。他的心境，或许就像花月夜一样，叶缘的一抹浅红，是他泣血的心。

白鸟

白鸟通体翠绿，拳头状，表层被白刺覆盖，像被囚禁的爱情，永远不可触碰。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白居易为湘灵写了一辈子诗，那种深情让人感动。很多人以为《长恨歌》中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写的是李隆基杨玉环，我更愿意相信他写的是自己。有时候，爱情不必长相厮守，甚至不必在一起，两个人，只要能做彼此的阳光，当我想起你时，心里会暖，就好。湘灵就是白居易的白鸟，即便最终没有在一起，却在他心里盛放如早地莲，鲜活了一辈子。

这些诗里走出的植物，充实了生活，点缀了时光。当风吹过，我静静地凝视它们，觉得已不由自主被它们牵着，一起走进它们的世界。

安小悠作品选登

家在水一方

我住在两河汇流的小城漯河。说它小，小到什么程度，打个比方，如果把河南版图比作一个生命体，漯河只有心脏那么大。但小有小的妙。小意味着精致、小巧、饱满，越小你会越用心去疼惜它。

我对河流有种偏爱。我喜欢在河岸行走，在婆婆的树影里寻找流逝的时光，常年背阴的树干会长满青苔，蚂蚁会在那里安家，河滩的卵石堆里开满野花，蜗牛常常藏在草叶背面，夏季的傍晚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，裸露的地面会长出红色浆果，青灰色的台阶在春天落满玉兰花，脚踩在上面，似琴键在弹。

很多年前，我乘船沿沙河一路南下，清风使劲摇着桨，摇着摇着，就淌入一片鸟语花香；水波洗涤着小鸭的蹼，露出水面的水草上有蜻蜓掠过，蝴蝶坐在我的船头，我的船被柳枝抓住了，它不准我前行，我只得停下来，上岸，在新翻的泥土里倾听蚯蚓爬动的声音。

这里便是沙澧河交汇处。我在岸边行走，匍匐的草茎缠住我的长裙。有一棵古老的大槐树，上面系着无数根红布条，带着祈愿飘在风中。还有一座教堂，外观奢华，像是被时光故意安插在这里，有点突兀，但周身散发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气息。洛洛曾说他想在教堂里举办婚礼。那是夏末，周围有紫色的飞蛾，我白色的鞋子粘上泥巴，他俯身为我擦拭时，我想要一辈子和这个人好。年少时爱上一个人，都是冲着一辈子去的，但大多走着走着就散了……

二

我家在临河的一个小区，小区种满蔷薇。这个季节，花儿开疯了，层层叠叠，风吹来就会轻轻摇晃，像海。我住七楼，清晨推开窗，就着橘色的光线，在开满栀子花的阳台远眺，楼下是蔷薇，身后是栀子，我觉得自己掉进了花的世界，又好像漂浮在蔷薇花海。我发呆。客厅的钟摆，滴滴答答，和着我的心跳和小儿轻匀的呼吸声。

直到阳光洒下金色光线，撩开新的一天。小城苏醒，道路两旁的早餐铺，香味随着热气向四周弥散。离我家最近的早餐铺，隐在一棵泡桐树下，很小，很干净，只有两张桌子四条木凳，春天时会落下紫色的泡桐花，很诗意，很美好，让人一坐下来就不想走。

老板是个和善的老人，身材瘦小却挺拔，一头银色的头发，牙齿很白，笑起来很亲切，小儿叫他“村长爷爷”。我常常在周末带小儿去那里吃早餐，随后去河堤玩。小儿的眼睛明亮，他热爱一切，善良且勇敢，所有的小动物都是他的朋友：河堤的丛林是光头强的森林，森林里有美丽的小红帽，超级飞侠是他的偶像，他不害怕大灰狼因为他是男子汉，在河的那一边有等着和他一起玩耍的小公主，小马会驮着他过河……这是专属孩子的世界。

有一次，我带他去河堤，那是深秋季节，花香扑到衣裳里，广玉兰的大叶子神秘幽荡，月亮升起来，星星落在肩上，草丛里到处都是露珠，圆滚滚的像水晶球，惬意地躺在草窝里。遇见风的时候，它们顺着风在草叶间左右游荡，或者像溜滑梯般滚落下来。本是很寻常的事物，小儿却分外好奇，蹲在地上观察良久，然后说了句“青草哭了”。美得像诗的一句话。

这就是小城的妙处，它是一个有诗自然发生的地方，只要你有颗敏感的心，愿意慢下来，偶尔驻足，总会遇到很多诗。比如“露珠是青草的眼泪”“跃出河面的鱼是来晒太阳的”“萤火虫是会飞的小星星”，再比如，“每片落叶都是托托风寄给远方的信”……

三

在任何地方待久了都会腻，但离开后又会觉得她好。前些天我离开漯河，纵使所到之处皆如世外桃源，纵使头枕青山，脚涉浅溪，纵使丛林阵阵，鲜花漫天，可心里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或许少了点的，非漯河不能给，正是有诗会自然发生的，家的感觉。

我晚上八点多回到漯河。从西站走出，夜风徐徐，很亲切，我瞬间有一种被漯河拽进怀抱的感觉。坐夜班公交沿长江路至嵩山路口下车，然后顺着嵩山路徒步南行，路边行道树上的青果，散发着初夏果实的清香，淡淡的却极好闻。路灯如一面薄镜，散在黑森森的枝丫间，远观又像一枚遗落在丛叶间的月亮。

行至电视塔，它安静地立在那里，以挺拔的姿态俯瞰沙澧大地。那一刻，我看见塔顶闪耀的星光，内心有一种感动流过，“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就一直在你身后”。

走上嵩山桥，夜风裹挟着淡淡水汽抚过脸颊。沙澧河的水汽像少女般含蓄，又带点母亲的温润。不似大海，海风隆重热烈，带着咸腥，让人心生敬畏。我站在桥中央，脑海涌现出徐志摩的康桥，那倒映在河面上桥的影子，像拓印在流动画卷上的水墨。而沿河缤纷的霓虹，成了流动的画框，那一刻，我简直要被漯河美哭了。

星星落在水里，河面粼粼波光，河堤上到处都是出来乘凉的人。一对中年夫妇边走边讨论孩子上大学的事；一个蘑菇头的小男孩吹着泡泡跑，身后是年轻的妈妈；老奶奶坐在木凳上摇着蒲扇，身边偎着一只安静的猫；几个轮滑少年，脚下像踩着闪电，“嗖”的一声从身边掠过；树丛里藏着几只不知名的鸟，偶尔会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，和着草丛里的虫鸣，谱成一首有声的诗。

我内心平静、满足，因为有诗在，不必去远方。尤其像我这种不成器的人，只想在漯河和天光云影、和风绿水在一起，或许只有在水一方，才能找到那些细微而持久的快乐。如果可以，请原谅我想和你在水一方，低头看鱼，或者在茂盛的芦苇丛里游荡，抑或在铺满花瓣的小路上散步，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，或者，直到人生的尽头。

写作拯救平庸 文学点亮人生

安小悠作品选登